

明末清初小说第一函

雨 交 婚

春风文艺出版社

滿，亦異于星，安可因魚目取訛，而遂令照乘之珠，不輝輝于天下哉！況自古才難，何容秘美。故于《平山冷燕》四才子之外，復拈甘辛《兩交婚》為四才子之續。雖地異人殊，事非一致，時分代別，情屬兩端，然東西岱華，霞靄遙聯，南北女牛，杼犁相望。雖非有意扳援，而實未嘗不无心映藉也。若二書儒雅風流，後先占勝，詩詞情性，分別出奇，實有謂之佳，謂之美，逗才色于大冶之外，而前不容湮，後不可沒，又安得不顧盼而嘖嘖稱其為相續也哉！若婚何以交，交何以兩，則佳美之才色相柯斧之。讀之自見，茲不復贅。

天花藏主人題于素政堂

本书说明

《两交婚小传》全称《新编四才子二集两交婚小传》，又题《两交婚传》。光绪间曾改名《双飞凤全传》。据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之序称：“故于《平山冷燕》四才子之外，复拈甘、辛两交婚为四才子之续。”可知此书为天花藏主人所作。此序，亦即作者自序。

由于此书涉及《平山冷燕》，故于研究《玉娇梨》《平山冷燕》以及蕙秋散人、荻岸散人、天花藏主人颇有重要参考价值。

《玉娇梨》作者，学术界普遍作“蕙荻散人”。大连图书馆藏本（即被认为现存最早的板本）卷首实为“蕙秋散人”，本社校点出版《玉娇梨》时以为“秋”为“荻”字之误，随众迳改误。借此，顺予说明。

序

同此大冶赋姿，独津津于一二人、三四人，而谓之佳，谓之美，则须眉而外，当必有秀骨妍肌，出幽阁之类，拔香闺之萃者也。故笑实堪憎，颦尤可喜，为人所欣慕耳。虽然，此犹佳美于耳目，而销一时之魂者。至于窃天地之私，酿诗书成性命，乞鬼神之巧，镂锦绣作心肠，感时吐彤管之隽词，触景飞香奁之警句，此又益肌骨之荣光，而逗在中之佳美者也。故远山之眉，有时罢笔，而白头之句，无今古而伤心。以此知色之为色必借才之为才，而后佳美刺入人心，不可磨灭也。不然，则蛾眉螓首，世不乏人，而一朝黄土，寂寂寥寥，所谓佳美者安在哉！故深心慧性人，悟色衰爱弛，病稍减容，即蒙帐中之被，而不令人主见。若咏雪回文，任白骨销沉，而香名愈烈，则此中之所重，不昭然有在乎！故夸张其色，往往附会其才，以高声价。孰知色可夸张，而才难附会。何也？红颜已逝，即妄称落雁沉鱼，亦有信之者，无可质也。至若才在诗文，或脍炙而流涎，或啖心而欲呕，其情立见，谁能掩之。始知性情之芳香，齿牙之灵慧，出之幽而幽，出之秀而秀，种自天生，不容伪也。彼轻视佳美者，以为一借闺妆，便足倾城倾国，遂莫须造事。乌有生人，欲以嫖母而捉西子之刀，不几令寒酸之攒眉，竟付作伧傜之捧腹资耶！不独牙酸齿冷，且令对镜之花，照潭之月，一例坐于疑团，乌乎可也。虽然无伤也，花纵未开，必不类草，月虽不

目 录

第一回	题破庙触怒生怜 溷香奁虚夸惹厌…………… 1
第二回	刁天胡热讨一场羞 强不知艳谈天下美……………12
第三回	甘不朵误入湘妃祠 辛荆燕大开红药社……………23
第四回	访青楼喜遇有心人 探香闺开出多情路……………34
第五回	慕芳香改装女子 怜才貌愿变男儿……………45
第六回	近朱者先窃红香 未来者细商黑漆……………57
第七回	辛解愠指子夜明明挑绿绮 甘不朵咏灯影暗暗系红丝……………68
第八回	恨积雨误佳期书生空着急 赏牡丹怜俊彦父母也留情……………80
第九回	黎瑶草最有心思能忖度 甘非想不加声色善提防……………92
第十回	刁天胡赖婚姻自告自 王知县审官司单打单…………… 104
第十一回	彤管生花一时惊县座 赤绳系美千里报师恩…………… 115

第十二回	暴将军张阉外杀风流 辛小姐饰泥中弄强横……………	127
第十三回	乔公子瞒不到底现还原像 假夫人巧饰眼前装出真腔……………	139
第十四回	占高魁准拟快乘龙 寻旧约何期惊去凤……………	150
第十五回	辛光禄事忧差再暗订前盟 甘探花心不变偏硬辞贵聘……………	161
第十六回	为辞婚触权奸遭显祸 因下狱感明圣赐归婚……………	172
第十七回	痴恶汉向外亲探内事 俏佳人借古迹索新题……………	183
第十八回	四才子两交婚大快素心真得意 双夫妻齐面圣特加恩爵大团圆……	194

附录：从《两交婚小传》看天花藏主人

第一回

题破庙触怒生怜

溷香奁虚夸惹厌

词曰：

花簇簇，看花莫不夸金谷。夸金谷，谁道幽兰，山中馥馥。傅兰未始非天禄，苧萝久矣无青目。无青目，有眉空画，有书空读。

——右调《忆秦娥》

自古才难，从来有美。然相逢不易，作合多奇，必结一段良缘，定历一番妙境，传作美观，流为佳话。故《平山冷燕》前已播四才子之芳香矣。然芳香不尽，跃跃笔端，因又采择其才子占佳人之美，佳人擅才子之名，甘如蜜、辛若桂姜者，续为二集，请试览之。

话说四川重庆府缙云山下，有一地名叫做横黛村。村中有一湾溪水，绕村而流，冬夏不竭，湾湾皆澄清见底。独到白石堰这一湾，却水光墨黑，因又叫做洗墨溪。这洗墨溪上，却住一个人家，绿树成荫，青山屋里，虽非乔木世家，却也是数百年以外的旧族了。

这人家姓甘，说起来相传是三国时刘先主甘夫人的支派。虽远不可考，而近代以来，也还算做衣冠文物之家。传到他这一代，不幸父亲甘霖久已死了，止有寡母田氏在堂，抚养他一兄一妹。兄名甘颐，别字不朵。妹名甘梦，别字非想，

他家人不便称呼，遂叫他是梦娘。兄妹二人，虽生于山僻乡村，却赖地脉灵秀，生得明眸皓齿，玉润金辉，望去如两团白雪，行来似一对明珠，女不愧苧萝西子，男可方西蜀子云。但只恨穷乡下邑，甘颐生了一十八岁，甘梦长成一十六年，才美过人百倍，却无一人知道。但喜得家中的产业，虽非素封，田连阡陌，却东皋西亩，听奴仆耕桑，也还足供衣食。故甘颐还守着世代的诗礼，只知诵读，并不想诵读之外别生他想。妹子甘梦，见哥哥读书通达古今，以为高妙，又见哥哥举业之外，时常做些诗文，感触心情，以为风雅。遂看得女红一道，不足尽女子之能，绣刺余闲，遂也随着哥哥读书识字。不料生来的聪慧过人，稍经流览，早已笔下有神，腕中有鬼。故每日但与哥哥倡和诗文，以娱白昼。不是哥哥做了叫妹妹和韵，便是妹子出题与哥哥对做。朝夕如此，到也不知寂寞。

忽一日拈了一个空谷幽兰的诗题，又拈了一个太史公流览名山大川的文题。甘颐因叹息对妹子说道：“幽兰擅千古芳香，岂不过于桃李，乃以生身空谷，每每为人遗弃。太史公为汉代伟人，即闭户著书，亦堪千古，尚欲遨游四海以成名。我甘颐香非幽兰，而隐僻过于空谷，才非太史，而足迹不涉市廛，岂能成一世之名哉。况椿庭失训，功名姻娅，皆欲自成。株守于此，成于何日，我不成名，妹妹愈无望矣。莫若辞了母亲，往通都大邑一游，或者别有所遇，亦未可知。”梦娘道：“四海遨游，固文人远大之期，但哥哥年才十八，尚未老练，未免自怯。又颜如闺秀，只身而往，恐被人欺，

亦不可不虑。不如仍在本乡，候宗师到日，觅领青衿，保守门户，再为他计何如。”甘颐道：“本乡青衿觅得固好，但方今钱财之世，你为兄的又不愿以钱财博功名，只恐要觅这一领青衿也不容易。功名如此，若再求才美为夫妇荣，恐更难矣。莫若远行一步，则天地宽而眼界大，或别有机缘，未可知也。若虑出门年少，为兄的男子也，有何难哉。”

甘颐主意定了，遂将此情细细与母亲田氏说知。田氏道：“幼学壮行，是你男子汉的事，我做娘的也不阻你。但听见前日刁家表兄来说，新宗师到了，府县要考。就是府县要财不容易取，也须考过不取方才死心，那有虚料其不取而竟不考之理。既要远行，何在一时，且待考过不取，再去不迟。”甘颐见母亲分付，不敢不依，只得在家候考。

过不多时，忽刁家表兄着人来报说道，新宗师已到了，县里考期已有了，请甘相公早进城去交卷。原来这刁表兄就是田氏的姐姐嫁到刁门生的。住在县城中，家道十分从容，名字叫做刁直，别字天胡。生得仪容甚陋，心情颇愚，所好者枕上之花，所贪者杯中之物。虽也挂着个读书之名，却恨与书无缘，每每相见而不相亲。这年已是二十七岁，曾娶过一妻死了。今见甘家表妹生得仙子一般，十分动火，欲要娶为继室，悄悄着人去求姨母。姨母回复道：“你表妹酷好诗书，你须进得一个学，便好讲了。若单以财求，未必能动。”故刁天胡着急，叫人来请甘颐去同考。甘颐因母命，要他考一番方许远去，只得进城到刁表兄家住下，至期同考。考过了，甘颐就辞别回家，与妹子说刁直一字不通。

及府案发了，甘颐不取，刁直到取了。甘颐见府里不取，无由进道，料功名无分，只得拜辞母亲，要四方去游学。田氏前已许下，不好阻当，只得听他所为。甘颐因收拾行李盘缠，止带了一个老苍头叫做王芸跟随，拜辞了母亲与妹子，约在三年中准回，竟飘然而去。正是：

海阔天空云路长，
难教鸿鹄不飞扬。
任他暗向榆枋笑，
听我乘槎日月傍。

刁直见甘颐府考不取，满心快活，以为再拼着二三百金，买了一领蓝衫，便好到姨母处求亲了。且按下不题。

却说甘颐一时高兴，出了门来，原未曾打点，竟不知何处去好，只得雇了一匹蹇驴，信路而行。忽行到一个村镇上，也不知叫甚么地方，此时日已向西，驴子不肯去，只得下了。要寻下处，又无歇店，止有一座大庙临于河上，也不知是甚么神道，就进去借住。那庙祝看见甘颐少年清秀，知不是常人，便留他在旁边房里住下。此时要睡尚早，因到镇市上闲步。镇上歇店虽无，酒店却有，遂进去沽了一壶，独酌得醺醺然，再走回庙中。天尚未晚，看见神座傍有写疏头的现成笔墨，一时感慨不平，遂提起笔来，在庙傍粉壁上题了一首《踏莎行》的词儿道：

白日求才，青天取士，无非要显文明治。如何灿灿斗魁光，化为赫赫金银气。

秃铁无灵，毛锥失利，残书嚼碎无滋味。尚余斗酒百

篇诗，不如且向长安醉。

后写蜀人甘颐不朵题

题完，方到旁边房里去睡。

这边睡下不题。不期文宗这日坐了一只大座船，正按临重庆府。到了此处，见天色晚了，就分付住船，歇在庙前河下。这文宗姓施名沛，是江右人，大有声名，又最怜才爱士，考案甚公。船泊河下，看见大庙，因问道：“这是甚么庙。”地方回报道：“是关帝庙。”施文宗道：“关帝正神，可上去一谒。”左右衙役执事听见，忙传呼将闲人赶开。因船与庙相近，施文宗也不乘轿，竟慢慢的踱了上来。庙祝迎接着，先到殿上拜谒过关帝，然后四边观看。这庙在村镇上，虽然高大，却没甚景致，就走下殿来。忽看见旁边粉壁上有数行字迹，写得生动，遂走近前一看，见是一首词儿。细味词中之意，句句皆是怨恨受贿，考取不公，心下不胜沉思道：“我才考得一府，自以为不曾遗失一人，为何早有人怨恨。”又将词儿细玩一遍，又暗想道：“此词虽然怨恨，却词意风流，大有才人思致。有才若此，遗失了他，感慨不平，却也怪他不得。”看下边名字，却是蜀人甘颐。又想道：“我考成都一府，并不曾有这个甘颐。”因问庙祝道：“这壁上的词儿，是一向有的，还是近日题的。”庙祝道：“一向没有，就是方才一个过路的相公，偶然借住，吃醉了题的。”施宗师道：“这人去了还是在此。”庙祝道：“还睡在里面，明早就要去了。”施宗师道：“既在此，可好好的带他来见我”。说罢，就回船去了。

庙祝听见官府分付，未免惊慌，因忙走到旁边房里来叫道：“相公快醒醒起来。”甘颐正吃了数杯酩酊睡着了，忽被庙祝唤醒，叫他起来，因问道：“我过路人，明日要早行，你叫我起来做甚。”庙祝道：“不是我叫你，是学道老爷。船在河下，方才上來看見你题壁的诗词，甚是属意，故着我叫你上去见他。”甘颐听见吃了一惊，暗想道：“这词儿我虽不为他作，却句句伤他，未免触他之怒。妹子未出门，就虑我不老练惹事，今才举足，便早弄出这场大事来，却将奈何。”只管延捱，不肯起来。当不得庙祝催促，知不能免，只得大着胆，整整衣帽，竟随着庙祝走上船来。

此时天已黑了，施宗师点着两枝明烛，坐在前仓。左右禀庙祝带甘颐到，施宗师分付：“庙祝叫他去罢，甘颐着他进来。”甘颐听见，忙入仓跪下叩首道：“童生甘颐叩见宗师老爷。”施宗师心上，只认做是个中年童生，故题壁怨怅，忽见是个少年，又貌如美人，暗暗惊喜。因问道：“甘颐就是你么？”甘颐道：“童生正叫做甘颐。”施宗师又问道：“庙中壁上的词儿是你做的么？”甘颐道：“正是童生醉后偶然乱道的。”施宗师又问道：“你词中说斗魁光化做金银气，这分明是怨恨本道考案不公，遗失你了。这一个童生，怎敢如此大胆。”甘颐听了，连连叩首道：“童生无福，并未得蒙宗师老爷赐考，怎么怨得到宗师老爷。”施宗师道：“你既不怨恨本道，却是怨恨何人。”甘颐道：“童生乃重庆府巴县人，闻宗师老爷按临考取童生，童生念读书一场，指望寸进，故随众赴考。不期文字无灵，才到府中，便遭遗弃。故

醉后妄言，有触天台之怒，恳祈天台怜念遭斥之苦，开恩放释。”施宗师道：“府中不取你，或者还是你做得文字不通。”甘颐道：“童生做的文字不通，理应不取，但不知为何比童生做得文字更不通的，却又高高取了。”施宗师道：“这也难信你一人之言。本道如今且出两个题目考你一考，若是文字平通，我便取你入学，倘做不来，或做得荒谬，却要发到府中去定罪。”甘颐道：“若得蒙宗师老爷赐考，便死也甘心。”施宗师因将笔写了两个书题、一个经题发下来。又分付衙役给他纸墨笔砚，叫他用心做，一面就退入中仓去吃晚膳了。

甘颐接了纸笔，就在仓旁一张桌上，展开题目一看，只见：

《中庸》上一个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论语》上一个

吾斯之未能信

《诗经》上一个

求之不得

甘颐看见宗师不责治他，转出题考他，知有好机会，满心欢喜。便卖弄有才，提起笔来将三篇文字一挥而就。宗师夜饭吃完，甘颐三篇文字早已托门子传了进去。施宗师见文字做得敏捷，先已欢喜。再细看文义，又见研理入微，认题甚切，而笔墨之外别具一种幽秀之气。不禁大喜道：“原来此子到是一个隽才。”因走出前仓来，当面发放道：“你这三篇文字，也还做得平通，异日可以上进，本道取了。你可回家肄业听案，不可在外流荡，以笔墨播怨招愆。”甘颐听了

忙拜谢道：“童生既蒙释罪，又蒙培植教诲，宗师老爷的鸿恩真天高地厚矣。”拜谢完，因退回庙中。庙祝接着贺喜道：“相公方才去见，小道甚是耽忧，幸亏相公才高，上官起敬，得以转祸为福。不然怎么了得。”甘颐道：“此皆托老师福庇。”说罢，就去睡了。到次日起来，庙祝见上官厚待，便备饭相请。甘颐吃了饭，就叫王芸称了五钱银子谢他，就央他买些石灰，将壁上的词儿粉去。因宗师分付回家候案，便不敢远去，只得又雇了一匹驴儿，骑了归家不题。

且说施宗师船开了，暗想道：“府县扼才如此，这甘颐昨日若不遇我，不几被府官埋没了。还须细心搜索一番，方不负衡文之任。”不多时到了，众官迎入府中督学衙门坐下，府县官俱次第进见。见毕，府官就呈上考案。施宗师接了，打发众官出来，独留刑厅说道：“童生入学，虽非大功名，然人才进退消长之关，实系于此。府县往往视为等闲，漫不留心，听人公荐，实系私情。烂收白木，遗弃青钱，使本道颠倒驾骀，不能获骏。这还罢了。最可恨，是使遗珠弃璧，肆讥腾谤，归于本道，其害非浅。贤司李须传与府县，尽心阅卷。”刑厅因打一恭道：“府县公荐，虽已成例，然阅卷恐亦不敢不公，美才或亦不敢遗弃。况老大人藻鉴冰清，谁敢讥怨。”施宗师道：“本道亦非无据之言。昨舟泊村镇，偶步关庙，见壁间一词，中言‘斗魁光、金银气’。甚怨考案不公，大恨被人遗弃。本道追究其人，叫做甘颐。幸其人尚在，本道唤而诘责之，始知为府案不收也。因请面试。本道出了两书一经三个题目考他。本道一餐夜膳未毕，

他这三篇文字已完。细阅之，淹贯精微，自是科甲之才。”因命取出，送与刑厅看道：“怎说得美才不遗。”刑厅看了吃惊道：“童生中如何有此隽才，若不取，真可谓之遗珠矣。”施宗师道：“贤司李且休过责于人，文字有一日之短长，可先将他府考的卷子查出，待本道阅过，再为定夺。”刑厅应一声“是”，遂打一恭退出，忙忙回府来见府尊，备说前事。府尊竟茫然，不知甘颐是谁。及取县案，叫书房去查，在没公荐、无分上一束败卷中查了出来。再细看时，方知文字做得精美，比案首的更好。只因未曾行贿，所以搁起。今见宗师来查，甚觉没趣。只得加上批评圈点，央刑厅只说是此卷原拟作案首，只因前日去参见按台，匆忙中遗失了。刑厅见宗师，只得就将此言回复。施宗师道：“好卷不取，还可推得匆忙，若取过的不通，便难推匆忙了。且候考后定夺。”一面就发牌考试。

宗师内里，虽然如此严饬，而童生外面，那里得知，犹纷纷的求分上，央人情。这刁直用了三百两头，央了一个大乡宦的分上，以为确然进学无疑。自经道考后，便欣然以秀才自居，等不得发案，便先穿了阔服，骑匹马，跟随着家人，竟到横黛村洗墨溪上来看姨母。一见面就说道：“表弟整日读书，这样高才，不期府里到遗失了。若不遗失，此时道考过，同我双双进学，岂不美哉。他不与道考，明日叫我独自一个迎了入学，只觉道不兴头。”田氏道：“这是各人的命运，那里论得。”刁直又问道：“表弟怎么不见。”田氏道：“他因府里不取，在家读书没兴，前日就出门游学

去了。”刁直听说，因大笑道：“这就呆了。一个人的才学是造定的。若有才，在家何尝不发，若无才，便走尽天下也是一般。闻这施宗师真心怜才，考案最公。若在家，候他考完，赶个遗童，或者还有些指望，却远远的去撞些甚么。”田氏见他远来，只得收拾酒饭请他。

刁直吃完了酒饭，就将酒遮着面孔，因对田氏说道：“向日所说表妹的亲事，蒙姨娘许我进了学再讲。今进学只得数日了，望姨母作成，不要爽信。”田氏道：“这话虽是有的，皆因我见他兄妹们，日夕吟咏，以才为命。一个断断不肯娶无才的妻子，一个断断不肯嫁无才的夫婿，故我作进学之想。以为进了学，自然有些才华，压得倒他们。不知贤表侄果然有些才华否？”刁直道：“这姨母说话，一发好笑，这才是称不得斤、估不得两的。但思那有个有才的到不能进学，无才的到进学之理，便明白了。”田氏想一想道：“这也说得是。但他女子家，空说也没用。且等你进了学，头巾蓝衫、披红挂绿来拜我，等他女儿家看得眼热，我便自然有话说。”刁直听了欢喜道：“这个容易，不数日我就来拜姨娘了。”说罢，欣然而去。正是：

有财只道横行去，
不道无才去不成。
若以才同财并较，
伤哉千古不能平。

刁直去后，田氏就与女儿说他来意。甘梦道：“前日哥哥对我说，此人一字不通，怎敢来作此痴想。”田氏道：

“哥哥既说他不通，为何他到打点要进学。”甘梦道：“这都是银子买的，有甚稀罕。”正说不了，忽甘颐又走了来家。母亲与妹子看见，忙问道：“你说要远去游学，为何又不去了，莫非孤身出门不惯。”甘颐道：“非也。”遂将在庙里借宿，壁上题诗，触怒了提学，拿去面考之事，细细说了一遍。田氏听了满心欢喜道：“宗师既亲口许取了，便自然有些指望。”甘颐道：“但恐府里案上无名，宗师突然添出一名来不便，只怕还要候遗童案里发哩。”甘梦道：“宗师若是个没意思、不怜才的，便不肯面考，不肯轻说取了。他既发放说回家候案，自然有个下落，何必愁他。以哥哥之才，便金马玉堂也自有日，一领青衿，何足为重。但可笑刁家丑驴，不知那里弄的手脚，得赴道考，便来奚落哥哥府中遗了，明日忽然进了，使他吃惊，到也有趣。”甘颐道：“既是这等，待发案之时，偏走到他家去混他一场，未为不可。”只因这一算，有分教：冷落变做风骚，矜夸化为惭愧。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